

严歌苓作品系列

严歌苓 著

洞房 少女小渔

中短篇小说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洞房● 少女小渔

严歌苓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洞房·少女小渔/严歌苓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10

(严歌苓作品系列)

ISBN 7-5313-1954-3

I. 洞… II. 严…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76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5 千字 印张: $10\frac{3}{4}$ 插页: 5

印数: 1—20 400 册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白 烨

责任校对: 姚飞天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1954-3/I · 1695 定价: 18.20 元



严歌苓

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

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九十年代后曾以《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另著有《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等。

KA7-04-10



作者在美国的大峡谷小木屋旅居。

(摄于1990年8月)

目 录

洞房/1

●

审丑/9

●

黑宝哥/24

●

家常篇/32

●

无非男女/41

●

除夕·甲鱼/72

●

小珊阿姨/78

●

少尉之死/84

●

馋丫头小婵/107

●

我不是精灵/113

●

卖红苹果的盲女子/144

●

少女小渔/151

目 录

栗色头发/173

●

海那边/206

●

大陆妹/224

●

女房东/232

●

红罗裙/250

●

簪花女与卖酒郎/270

●

方月饼/279

●

学校中的故事/284

●

抢劫犯查理和我/303

●

失眠人的艳遇/322

●

《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339

●

《海那边》台湾版代后记/341

洞 房

久 不回上海。乍一回去，见十多年前的朋友胖的胖，瘦的瘦，秃的秃；只有一样没变，就是房子：他们出生时被塞在哪里如今便还在哪里。

在窄而陡的楼梯上，我与一位半秃、神态漠然的男子交臂时，一点也认不出他是谁；等他一走进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马上让我大悟，他原来正是崔晓真。崔晓真过去很俊气，尤其眼睛活，一顾一盼就满脸是戏。

他请我坐，同时提醒我挪一挪椅子，免得那些吊在天花板上的湿衣服潮了我头发。上楼时看见两辆自行车卡在楼梯扶手上，免得它们占用空间。点子很聪明。搁茶杯的桌子有六个折皱的伸缩，崔晓真表演给我看：平常它只是个小几，半展开可摆一桌大菜，全部展开人便可卧上去。房里的一切都被挖空心思变得不伦不类。

我们很快谈到李焉知，“她现在写的戏剧脚本在上海

洞房·少女小渔

很轰动！对了，她装了部电话，我可以到楼下传呼打个电话叫她来！”他站起来，一激动倒还原了曾经的崔晓真。

“唉哟……”那张浅蓝色、横于屋中央的布帘剧烈晃几下，“吵死了！礼拜天也不能定定心睡一会！”里面的女高音抱怨道。崔晓真说那是他弟媳。他弟弟结婚刚半年，洞房就在那块布帘后面。他兄弟四个，没长成这样人高马大时，亭子间放两张上下铺的床就解决了。曾经布帘后面是他父母的卧房，现在父母搬进了亭子间。他们老得缩了，大小恰合双层床的尺寸。

出门时，见崔晓真的小弟买了早点回来，一路喊着：“当心！当心！别碰嗒嗒滚的豆浆！”崔晓真说幸好他三弟在外地读大学，否则他这位大哥就得把自己像自行车那样悬空卡在楼梯扶手上了。

胖了许多的李焉知见面就提出请我们吃梅龙镇。她什么都用得考究，但房子却是一个楼梯下面的夹角，到午夜头顶上都不得清静。她说她拿第一笔稿酬买了块劣质厚地毯铺到头顶的楼梯上，才没有被吵出神经病。

“你不晓得啊？上海人现在有句话：娘子、票子都比房子好等！”焉知说：“不信你问问晓真！他的女朋友谈了十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结婚，没房子啊！好在他女朋友不像一般上海姑娘那么唯利是图；那些姑娘你三个月等不来房子就蹬了你了！”焉知先天对眼，从小就医都没校过来。她在屋里打了好多转才找着眼镜，并说屋子越小越叫你迷路，她腿上身上从不间断地在家具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

到梅龙镇门口，一个脸色青白的男人笑着迎上来，崔晓真管他叫“彭大”。

我愣了，彭大该是壮而蛮的。他跟我同过桌，除了体育其他功课都很丢面子。他那时恨透读书，一心一意要做警察，捉了坏人就送他们去读书，看他们敢不敢再做坏事。现在他做了个准警察：在黄浦滩维持情侣们的恋爱秩序。黄浦江边这些年来情侣们多得造反，没人专职维持秩序，时时会闹出风化案子。

李焉知请彭大是有居心的。彭大管理的情侣中，有一个是梅龙镇的伺应生，大家可以吃得货真价实。

彭大一上来就与崔晓真打趣，问他是否与弟弟达成协议，昼夜轮替使用一间洞房。崔晓真脸大红。焉知解释给我听：晓真的女朋友常做夜班，晓真那份收入不错的英语教学也在一所夜大学，他常在教课后到他女朋友厂门口的会客室等她，一边做些文字翻译，于是他生出点子跟弟弟搭伙使用一间洞房，婚期也不必再拖下去。

“她不同意。”晓真说：“她还是小姑娘一个嘛。”

“好了吧，”彭大笑道：“二十八岁恐怕危险要做老姑娘了！人家在你班里上课，被你骗到手时倒真是小姑娘！”

“去！你客气点，保长！”李焉知以手指弹弹桌子。晓真倒依然肉头肉脑地笑。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我问晓真。这时茶和菜单都来了，一位瘦小的伺应生对彭大点头哈腰赔笑，彭大也拿出两分官态，让我们意识到他手里真有那么半片江山。

“我们在等待分房子，很快会有房子了……”晓真说。

洞房·少女小渔

他的话马上被彭大打断。

“对虾新鲜不新鲜？”彭大大声地：“别像其他缺德饭店那样，拿颜料把黄鱼肚皮涂涂黄拿去给顾客看，冒充鲜货！”

小伺应生连忙点头称是。

“炒个鸡片！唉！要真的鸡肉啊！”彭大看看我：“今天我们有个北京客人！”小伺应生一走，他便小声说：“他被我抓起来，扣留了一夜。这小子，和女朋友干得太过界限啦。”

“什么界限？”我好奇起来。

“比如：接吻拥抱都在界限内，界限外的你自己去想象吧！”焉知说：“有的男女青年带把遮阳伞，过点界限还说过得去。太明火执仗，彭大就去干涉了。对吧，保长？”

彭大一脸怪样：“到了这种岁数，也怪可怜的！”

我问焉知她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她说她准备写个戏，有关这种窘迫的婚姻状态，所以做了大量调查，也多亏彭大介绍了许多情况。焉知说还有一种新现象：有的青年男女跑到稍远的郊区，借很密的冬青树或其他什么灌木丛做屏障，地上铺个充气垫子，就那样开始了他们的洞房夜。

“真有这种事？”崔晓真眼都直了。

焉知笑道：“你看这个人，讲人家他脸红成这样！”她号召我们快吃冷菜，沉闷到热菜上来，李焉知问彭大的婚期定在何日，他踌躇时，她转向我们：“保长结婚，我们去闹闹吧？”

崔晓真快活起来，说：“当然啦！人家有本事啊！房姑娘子一块有。唉，保长，听说你是两间一套的房子，家具都备齐了吧？”

“家具是白色的，这套东西花掉我一半积蓄。为了将就家具颜色，只好再花许多钱把钢琴也漆成白的……”

“咦，你前些天不是说，那是一套红木家具吗？”焉知问。

“哦……卖掉了！一堂红木，走进走出老觉得在个中药铺子里！”

“墙壁漆好了么？来不及的话，我可以帮忙！”崔晓真说。彭大连忙答早已漆过，晓真又说：“是不是奶油色？要是我明年分到房子，就把墙壁漆成奶油色，配一套栗壳色家具，来得个漂亮……”

“这话我听他讲过一千遍了。”焉知转脸对我说。

“我明年肯定会分配到房子的，我排队排了十年了！”晓真急得在椅子上一蹿一蹿。彭大按按他肩。我使劲笑。

“分房处都是狗。”彭大说。

“哪里不充满狗？”焉知接道：“你们那个治安委员会的保长们不是狗？人家少男少女找个僻静地方亲热亲热，你们也要抓，也要管！……”

崔晓真忙说：“好啦好啦。讲点高兴事情。我和她双方的领导都保证明年分给我们房子，最少一间。总不至于两头落空的。看看我，”他低下头，拍拍头顶：“等房子等房子，从青发婆婆等到这副模样！”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出当年的天真，又笑出未来的疲惫。

饭毕，大家在门厅分手。崔晓真叮嘱彭大，结婚千万别忘了通知一声。

“我准备旅行结婚！”彭大踌躇满志地说。

“时髦！”焉知说。

“我要有你那套房子，就不到外面去受罪！”晓真说：“现在乘火车、住旅馆、吃饭店，哪样不受罪？更别提通宵挤在火车站买票的痛苦了！……不管旅行与否，婚礼总要举行的吧？漂亮家具大房子，总该找个机会炫耀炫耀！怎么样，要不要我当伴郎？”

彭大笑笑说：“我那房子远得要命，怕你一路叫苦！……”

“远？”焉知插嘴：“那我拿我楼梯下那间鸡棚跟你换好不好？它离南京路只有百步远。”

“看她眼热的，”彭大笑道：“我等房子也等了七八年，没看见我人都等干了？女朋友换了四五个，都因为没耐心陪我等下去。我一提出要房子，分房处的人就说：先结婚再分配房子。你说这叫什么混账话，没房子谁跟我结婚；没房子我上哪儿去结婚！……”

“现在许多人没房子也结婚，”焉知说：“因为不结婚连排队等的资格都没有。”见我懵懂，她又说：“我调查过。像晓真这样爱面子，一辈子也不会有房住！许多年轻夫妻随身带着结婚证书，在郊区哪个树丛里夜宿时，碰到彭大这号人干涉，他们连话都懒得答，面都懒得露，就从树丛下示出他们的结婚证书就完事了。”

我和崔晓真一块“哎哟”一声，彭大连说：“不像话，

不成体统!”惹得焉知又刻薄他一顿：谁像你保长权大势大，又走运。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崔晓真把我托他买的几本书送到我的旅馆，埋怨彭大不地道。他打电话找他，治安委员会的人告诉说，彭大这些天告假，结婚去了！“他居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我们又不知他洞房的地址！”

我去向李焉知告别时，她还在睡觉。因为房间没窗，她已像只不分昼夜的鼯鼠。尽管她在头顶楼梯上铺了地毯，一夜的觉仍被各种脚步踩得破破碎碎。所以她有一点就睡一点，不分时晌。我讲起彭大的婚事。她说：“这家伙近些年好像混发了迹。在上海，有房子是得意的标志。祝他走运。”

然后她问我想不想参加她晚上的体验生活。她说虽然社会上关于“树下洞房”的传说不少，但她终究没亲临其境。她不能完全想象出那种婚姻浪漫和悲惨到什么程度。我欣然答应。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我倒没像她这样勇于探险。

郊区的气温比市内低得多。不断随风送来的淡淡的粪肥味告诉我们远处是菜田。蟋蟀唱晚。焉知说她从外滩治安会得到一枚纠察证章，虽然治安会不管远郊的事，但这个纠察证章上海人是认账的。

密不透风的矮树丛里果然有窃窃私语，还有人轻轻地哭，抑或是唱。李焉知走到一丛灌木边，猛然捏亮手电筒，里面刹时静了。我看见一角充气床垫。仅几秒钟，里面伸出一只手，擎着红色，烫金，有大印的结婚证书。那

洞房·少女小渔

手显得理直气壮又无可奈何。

我想，这个爱情的宿营地到它示出这张大红证书之前，都是浪漫美妙的。我催促焉知快离开，我已受够了。她却将手电筒照准结婚证，翻开它的扉页。一张男女合影的相片露出来，俩人都笑得欢天喜地。

相片上的新郎是彭大。

审丑

高 一层的审美，恰是审丑。

雪被风筛着，粉细地落。仅仅灰掉了远远近近，并没有服丧一样的缟素气魄。是那种勾人想起世上一切惨淡事物的天气，赵无定想。搜搜看，自己有哪些伤痛，也趁气氛想了。然而却不成功，没什么值得他伤痛的。活掉这么半截寿数，竟也未存下点伤痛，这人叫活透了。

踏出楼门，见薄雪上已有了一行足迹。足迹庞大庞大，步距却很小，似乎有着这两只大脚的人一寸寸向前挪、蹭。自然是老头。才早晨六点，他已过来了。又没逮住他。楼根的三个垃圾箱已空掉了。假如见这足迹心里那点刺搔能叫“痛”，那他还有没活透的地方。

“伞不带呀！”老婆人没露，仅亮了一嗓子。之后一把伞砍到他面前的雪地上。伞是穿过大小如壁橱、四壁满是大白菜炒肉丝、肉丝炒大白菜油水的厨房，再飞越堆满父

洞房·少女小渔

母一文不值的遗产的阳台，瞄准他脑袋劈下来的。老婆真有劈死他的念头，当她冲着他每个女学生叫“婊子”的时候，当她从他工资袋里捻不出几张来的时候，或当他把一大包可以卖钱的油画颜料锡管存心当垃圾扔到楼下让老头捡走的时候。但那都不影响他心里死水一样的平静。她喊：“你低能！”死水便老老实实应道：“我低能！”

“你屁本事没有，全部能耐只让你老婆孩子吃上口饭！”

死水再如实回应：“我全部能耐就只能让老婆孩子吃上大白菜炒肉丝。”

“跟楼下那垃圾老头哥儿们去吧！你俩配，谁也不多沾谁的晦气！”

听到这里，他心里发腐的平静会动几动。不敢朝老婆，他朝竖在脸前的油画布做几下狰狞的面部运动。

那时无定父亲还活着，和他现在一样没出息地在美术学院教书。搬进这座教职员公寓楼时，无定念中学。他是那时见的老头。老头那时就老得可怕，拖一只垃圾车一步一捱地进出。时常地，他车里兜着个七八岁的男孩，管他叫“爷”。无定常坐在阳台上读书画画或吃饭，少不了朝楼下闲看。不久，他听老的唤小的“小臭儿”。老头那只垃圾耙子带着开矿的热情与勤勉，若耙出个雪花膏瓶、香粉盒，或香烟锡箔纸，他就长声地召唤跑不见了的小臭儿。有回耙出一串风干板栗，总是生霉生虫不值当挑拣，被谁家丢弃的。他用残残破破的一嘴牙将栗壳嗑开，嗑开十来只，大约会得一只好的。他将好的聚在肮脏的手心，